

卢央 著
(汉)京房 原著

下

京氏易傳解讀

九州出版社

京
及
皇
宮
皇
居
皇
居





京氏易傳解讀

卢央 著
(汉)京房 原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氏易传解读 / 卢央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10
(九州易学丛刊)
ISBN 7-80195-127-1
I. 京... II. 卢...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911 号

京 氏 易 传 解 读

作 者 / 卢 央 (著) 点 校 / 周易工作室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2192/3/5/6
电 子 信 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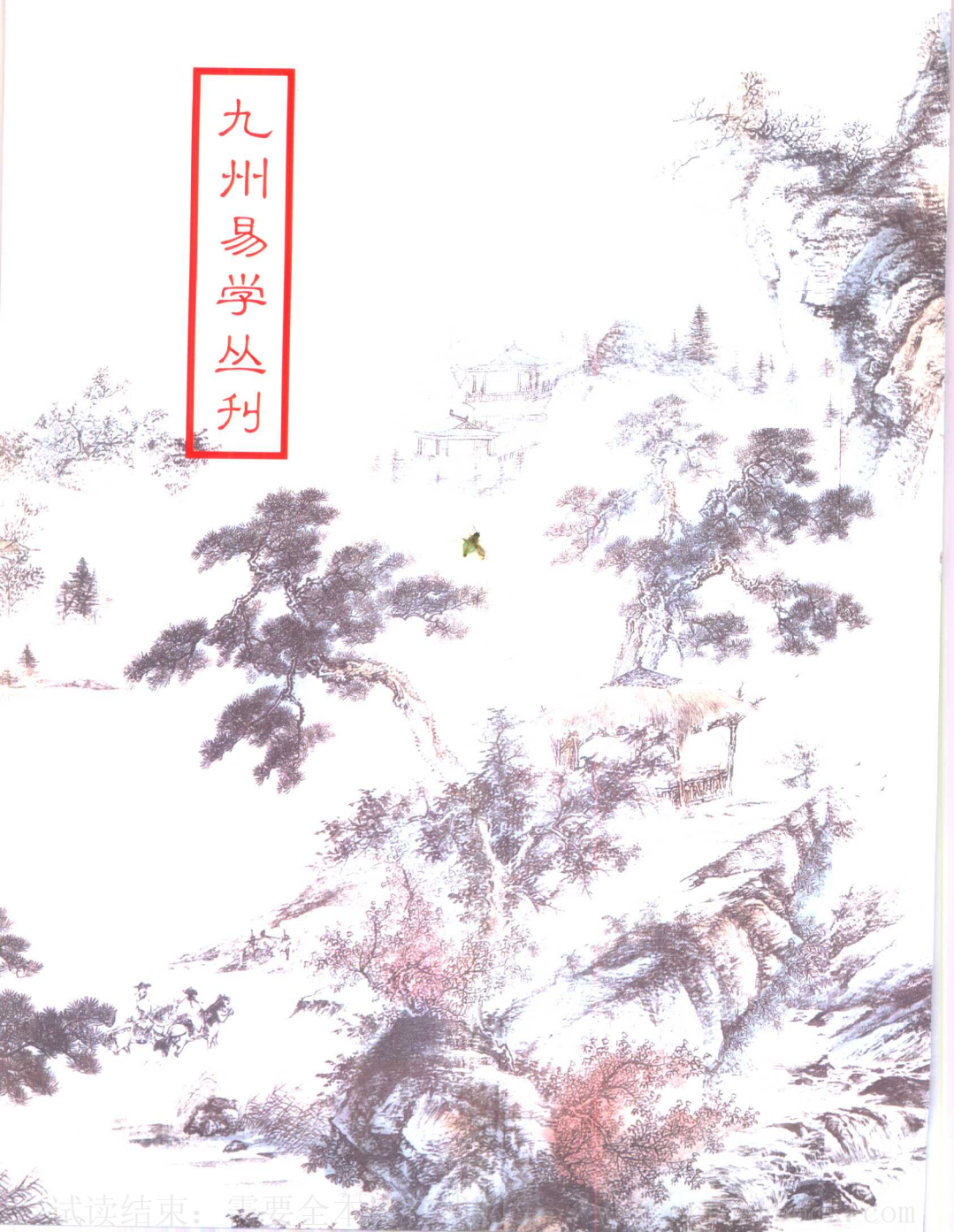
总 经 销 /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 各地书店
法 律 顾 问 /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22.5
字 数 / 6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5-127-1/B·96
定 价 / 48.00 元 (全二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九州易学丛刊



作者简介

卢央，江苏省太兴市人，1934年生于南京，彝族。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后留校工作。一直从事射电天文学的教学工作，后逐渐转入天文学史的研究。著有《彝族星占学》，并参与《彝族天文学史》、《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等书的撰写。另有《〈黄帝内经〉中的天文历法》、《象数易》等论文。现担任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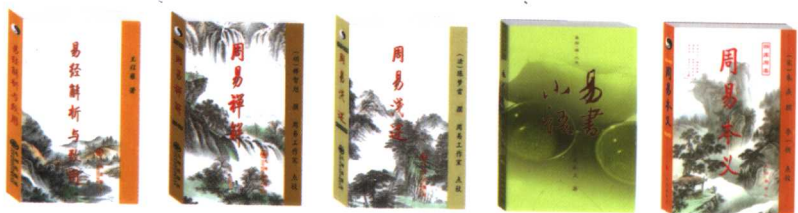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京房，是西汉著名学者，易学家。字君明，本姓李，因吹律自定为京氏，以善明灾异而名闻于世。

京房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氛围下探讨了易学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多方面的联系。他企图建立起易学的宇宙模式、天人模式，企图建立起宇宙或天地间一切事物相互关联的模式，并企图从其可能建立的模式中解释和预测一些事件的发生和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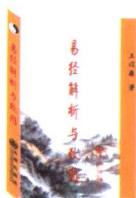
为了方便读者对京氏易学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全书共分三部分，包括《京氏易传解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京氏易传》三卷、《京氏易》八卷。通过对京房现存于世的资料的探讨，建构出京房学术的系统，介绍了京房的生平，阐明了京氏易学及其对后世的学术影响。主要内容有：卦气说、星占及灾异占、音律、风角和考功课吏法、京氏易学对后世易学的理、象、数、占的影响等等。

周易工作室
九州易学丛刊



周易工作室

九州易学丛刊



定价：20.00元



定价：23.80元



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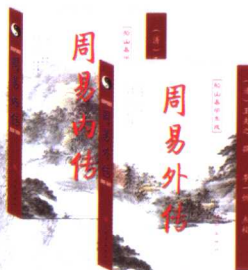
定价：20.00元



定价：25.00元



定价：68.00元(全二册)



定价：68.00元(全二册)



定价：58.00元(全二册)



定价：29.80元



定价：68.00元(全二册)



定价：30.00元



定价：68.00元(全二册)



定价：68.00元(全二册)



定价：68.00元(全三册)



定价：48.00元(全二册)

第六章 京房易的影响

《京氏易》在京房弃市后曾受过一次严重的打击，一段时期内曾经衰落下去。但过后不久，在东汉初期却得到了大的发展，一度曾大规模地传播，习《京氏易》成为社会上一时之风气。《京氏易》所以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是与当时讖纬之学的兴盛有关。其时以阴阳五行论说灾异，预言年景及政治已十分流行，《京氏易》正是以阴阳五行论《易》，而且力求对发生的灾异现象，以阴阳五行机制作出解释。正由于此，纬书得以公开地抄袭京氏遗书中的叙述，作为它的主要内容。所以孟京易学的不少东西，尽管被支离，但也被保存了下来。同时，也使孟京易学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占测活动的依据，而抛弃了京氏易的思想内容。这自然不是《京氏易》的福音。这种时髦时期的《京氏易》是被人们利用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占测的一种“术数”，而不是《京氏易》探讨天人关系实际的本质。到东汉后期，那种被人们用来进行占测的一度时髦的《京氏易》衰落了。古文经的《费氏易》兴起，而属于今文经的《京氏易》衰落。所以衰落的实际上只是那个曾经时髦过的《京氏易》。而真正的《京氏易》的本体，却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检验和批判，也受到学者们的改造，因此，一直在发挥着他的影响。本章只讨论这种非时髦的，但却是本质的《京氏易》的情况。在第三章讨论的谷永、纬书和郎顛的内容，也可看作京易的影响，但是那里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京氏易》的一些材料，主要只能看成是《京氏易》自身的补充和说明。而本章讨论京房的影响者则偏重考察其他易学家或易学流派受京房影响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京氏易》的评价。

一 《汉书·五行志》与京房易

通过第四章关于京房星占和灾异占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汉书·五行志》大量录引了《京氏易》的占测之词。粗略地统计一下，《五行志》引京氏《易传》的占词六十七处，共160条。只有个别的条文是引自京氏《易占》，即“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无论是引自京房《易传》或是《易占》，均应与《易》相关。但是除在引录的京房占词中偶尔有引《易经》的经文外，看不出来与《易》有什么相干。这说明京房占词原来的排列系统被支裂了。《五行志》按其自身的系统，将摘引的京房占词进行了排列，因而有时会看到京房占词与其所对应的事件毫不相干。例如《春秋·庄公十八年》“秋，有蜮”。《五行志》说：“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时庄公将取齐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齐女，将生淫惑篡弑之祸。……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此处引京房《易传》曰：“忠臣进善君不试，厥咎国生蜮。”观此可知，京房之占与刘向父子之占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二者所据的观测事实却都是“有蜮”，因而《五行志》将蜮这一共同处，将京氏占与刘氏占捏在一处。但《五行志》的排列是按刘氏父子的洪范五行系统，京房自应是按其《易》经的卦序系统或者是他的八宫卦系统。由于这两者系统的不同，两者占测就会有差别。就以此例而言，刘向以“蜮”为淫气，庄公将取齐国的淫女，故有一种称为“蜮”的虫出现。由于蜮能射人甚至至死，故其占说“将生淫惑篡弑之祸”。刘歆认为蜮不一定是从越地来，在盛暑时就可能生出蜮。其他占测均与刘向同。京房对蜮的来源是否说过些什么不得而知，对蜮的占测之词只是忠臣向皇帝进善，而不能被皇帝采纳，这就会出现“国

生彘”的现象。在《汉书·五行志》中，这类占词列在“皇之不极，是谓不建”这一项之下。“皇之不极”是说君主不能掌握君主之道，即五事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是谓不建”的意思就是不能立万事。这种情况就会“厥咎眚（不明），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罚上之病，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厥”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时则”却不是必然会出现的事，只是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君主不明，软弱，而天气常阴不雨。比如彘虫出现，就是“时则有射妖”的具体表现，就应当考虑到君主的昏愚和软弱。但如果没有彘出现，却不能说君主精明而强健，因为彘为射妖，只是“时则”现象。不出现未必君主不昏昧愚蒙和不懦弱。

刘向、刘歆父子据《洪范五行传》排列起来的占测系统由于《汉书·五行志》的采纳而保存下来，但京房的那一套占测体系未能完整保留下来，只是支离地散见于各处，要想将京房的体系与《五行志》系统进行一下比较，是几乎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找出一点线索，看看京房有没有过一种占测体系。

《京氏易》的传人之一，东晋的干宝曾撰有《搜神记》一书。这本“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的书中，有一半是“考先志于载籍”得来，有一半则是“收遗逸于当时”得来。细观其中各篇，有不少是《汉书·五行志》摘引的京房物占之词，还有一些京房的其他占词。因而联想到是否这本《搜神记》多少反映了京房关于物占的思想。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白话全本搜神记》王一工、唐书文撰写的前言中说：“从《晋书》本传，《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直到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的《艺文志》，都著录为三十卷。”“原书已经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的辑本。”由此可知现在的《搜神记》也非本来面貌。“今传的二十卷本《搜神记》，据考是明朝万历年间，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录出的辑本。”

“鲁迅在研究古小说时，指出‘现行本《搜神记》乃后人抄合’，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余嘉锡则认为，本书尽管有误收之处，‘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这个估计大致上是可信的。”大概书中各篇多出于干宝原书，但有关书中各篇的分类排列却已远非原貌。王一工、唐书文的前言中又说：“辑录本未能完全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还在于没有把原书分篇的结构格局表现出来。”按他们的估计，《搜神记》原书是分篇的，据《晋书》干宝本传所载自序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他们认为“八略”就是《搜神记》的八篇。这是有根据的，因为将“怪异非常之事”入占，虽非京房所创始，但却是他将之与八卦系统相联系，形成一种有系统的占测。因此京房将这些分为八部以便与八宫卦系统联结。干宝继承京氏，因而以“八略”来将物占加以归类编排，自成体系。对于“八略”的名目，王一工、唐书文说：“这八篇的名目，如今只能从《水经注》、《荆楚岁时记》、《法苑珠林》等书引文中见到《感应》、《神化》、《变化》、《妖怪》四种。其余均已不详。”

例如现本《搜神记》卷六的首篇《妖怪》，王一工、唐书文以为当是《妖怪篇》的叙论。这篇短文说：妖怪是精气依托在万物之上而形成的。气在内部扰乱，物就在外部变化，形神气质，都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虽然精气有消长升降，变化万端，但它在吉凶的征兆上，都是可以在一定领域内得到探究。这些话确实与京房的思想一致。其中除了一些东汉以后的资料外，都是引用的《汉书·五行志》京房物占的资料。

又如其卷十二首篇《五气变化》，王、唐二位认为是原八略中《变化》篇的叙论。其中说：“天生五行之气，万物由它变化而成。木气清则仁，火气则礼，金气清则义，水气清则智，土气清则思。五行之气纯正，圣德就全了。木气浊则弱，火气浊则淫，金气浊则暴，水气浊则贪，土气浊则顽。五行之气都浊，就

是人中下品。中原多圣人，就因为和谐之气相合而形成的。边远地区多怪物，则是异常之气所产生的。”这种说法，完全继承了京房的思路。不仅如此，其中还说到气有所变易，形态习性又会有所变化。畸形、怪胎、妖变等等，正是气有所变，错了方位而成为妖异。故而万物之变化，万象之更新，都各有来由。圣人就是要理正万物的变化，要根据情况施之以道，用道济世。这也正是京房思想的主体内容。

由此再看京房的星占、气候占和物占等等，都是从阴阳是否调和，五行机制是否健全等来进行占测。而阴阳之调和，五行之调节都是以“气”来表示的。气候占自然是“气”的占测，物占其实也是气的占测，这在《搜神记》反映的京房占测中明显地看出，而其星占其实也是气的占测。本书第四章中讲述京房的星占时已经说明，他的星占内容主要集中于日月或日月食的领域，不单纯地涉及恒星（即是言言恒星者总与日月相关），对五大行星也较少注意。而在日月的占测上，他的主要注意点又放在日月与地球大气情况相关的方面。因此京房星占中，天主要从日月的情况反映，而其他风雨寒温的占测是星占的附属部分或是延伸，可能在京房看来这两者都是天的情况的反应。物占则是地的情况的反应，显然受气的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受天气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是受那个既产生气候风雨寒温变化，又产生各种物候变化和各種物变的天地之深层的“气”的影响。风雨寒温也只是一种表现形态，与地上物变的表现形态有深层的内在的联系，察知某一种表现形态，就可能推知其他方面的表现形态。除了上述天地两方面外，再将人这一方面加进来，就形成天地人三者相互一致的关系，由天象，物占也可推知人事，当然由人事亦可推知其他。这就是京房星占的基础。《五行志》中的一切占测，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原理，但只是其占词的排列采取了《洪范五行》的系统。后世的一切占测系统都基本上是《五行志》系统或者是京房占测系统。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京房的占测系统。

二 扬雄《太玄》与《京氏易》

扬雄字子云（公元前 53 年至公元 18 年），蜀郡成都人。《汉书》有其本传，说他：“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或许由于他“好深湛之思”，才建构出一部仿《易》的《太玄》。扬雄的《太玄》是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除了“仿《易》”外，还吸取了西汉时代天文历法发展的积极性成果。北宋程颢说：“洛下闳改颡帝历为太初历；扬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即说明扬雄作《太玄》也吸受了太初历的诸多思想和内容。《汉书》扬雄本传还说：“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颡项之历焉。”颡项历是古六历之一，属于古四分历系统，为太初改历前汉代所行用的历法。太初历与颡项历之根本差别是，颡项历为四分法，因取十九年置七个闰月（十九年谓之一章）故十九年共有 235 个月，一年有 12.368421 个月。十九年共有 6379.75 日，故每月有 29.530851 日。而太初历取邓平 81 分法，即每日分为 81 分，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改为 $29\frac{43}{81}$ 日，即 29.5308642 日，比原来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微有增加，而每日之所以分为 81 分，是根据黄钟律数。所以太初历不是由回归年（即一年）的长度和置闰月的规则定出朔望月的长度；而是先定出朔望月的长度，根据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的规则求得一回归年的长度。由此得出的回归年的长度比四分历微长。即所谓“以律起

历”。《汉书·律历志》说：“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孟康注说：“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扬雄准太初历而作《太玄》，故他说：“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即《太玄》的八十一首，与太初历一昼夜分为81分相应，皆取自九九自乘之数。如果想到董仲舒改制时强调官制象天，王者置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也是与历法有关的，所谓“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即一季（一时）三个月，而一年四季。这个八十一数可能源于董仲舒，因为汉太初改历正是在董仲舒改制的指导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至于《太玄》之仿《易》而作，则是十分明显的，郑万耕在《太玄校释》中说：“要而言之，《太玄》确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具有神秘色彩的占筮之书。然而，它却对以前的易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了一定程度的总结，提出了一个世界图式和哲学体系，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宋朝司马光介绍《太玄》时说：“《易》与《太玄》大抵道同而法异。《易》画有二，曰阴曰阳；《玄》画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易》以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错于方州部家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辄变，三首而复初。部三首一变，九首而复初。州九首一变，二十七首而复初。方二十七首一变，八十一首而复初。《易》每卦六爻，合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赞，合为七百二十九赞。首犹卦也，赞犹爻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辞；《玄》首四重，而别为九赞，以系其下。然则首与赞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宋司马光《太玄经集注》）。《太玄》的八十一首，相当于《周易》的六十四卦。《周易》一卦由六位组成，《太玄》一首由四重组成。一卦之六位，由下至上，称为初二三四五上；一首之四重，由上而下，称之为方州部家。一卦之六位，每位由一爻当之；一首之四重，每重有一玄画当之。《易》画有二，即刚爻一

和柔爻一一；《玄》画有三，即一画一，二画一一，三画一一一。《易》爻共二种，按六位排列，故有六十四卦；《玄》画三种，按四重排列，故有八十一首排列，是为八十一首。《太玄》每首分为九赞，也相当于易卦每卦之六爻位，《易》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玄》八十一首共有七百二十九赞。易卦的爻和位，京房由于要将建始、积算、星宿从位等纳入卦爻中去，所以根据《易·系辞》要将卦之六位与刚柔二爻分别开来。扬雄将首之四重与九赞分别开来，正是受京易的启迪。

司马光说，《易》与《玄》“皆当期以日。《易》卦气起《中孚》，除《震》、《离》、《兑》、《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气外，其余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颐》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复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凡七百二十九赞。每二赞合为一日，一赞为昼，一赞为夜，凡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蹇、羸二赞，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蹇、羸二赞，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复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故《玄首》曰：‘八十一首，岁时咸贞。’《测》曰：‘巡乘六甲，与斗相逢，历以纪岁，而百谷时雍。’皆谓是也”。即《太玄》之模仿《周易》，因其很注意与历法的联系，故而“《玄首》皆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所以《太玄》的仿《易》，实在是仿《易》卦气，也就是主要仿《京氏易》。

扬雄建立起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并将之分配于一年四时之中，用以表示阴阳二气在一年四季中的消长。而京房卦气也强调阴阳二气在一年四时八节间的相荡和聚散，从而显示出阴阳消长的大体趋势。因此扬雄的《太玄》实际上是发展了卦气说的阴阳消息的描述。由于这样，两者都同样与历法相关，前已说明《太玄》将其八十一首与太初历的黄钟九九自乘的日法联系起来。而孟京卦气是采用六日七分法，即是一天分为80分的历法，即

还是老四分历的系统。

京房建立他的《易》卦气系统时，是将阴阳五行，四时八方，五星二十八宿，风雨寒温，气候物候，人事关系，社会结构，身体性情等等都一股脑儿地纳入其模式之中。同样，扬雄也将京房考虑到的这些内容，甚至还要更为广泛的一些内容，诸如万事万物兴衰存亡的过程，都纳入到他的系统之中。

扬雄模仿《易》的建构来建构其《太玄》的模式，但却力图摆脱《易》的系统的特征；京房虽然变革了易学的固有建构，但他却拘泥于易学系统的传统特征，他的立说总是注意有经或传的根据。扬雄建构的是贯通天人的自然哲学象数系统，而京房只是企图改造《周易》系统，使之能适应当时人类已经取得的知识视野。总之，两者都是从易学系统出发，以易学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来建立各自的宇宙模式。只是京房是这方面开风气之先者，或者说他是始作俑者。清代学者，也是治易学的大师焦循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易略图·论卦气》中写道：“《太玄》所准者，卦气也，非《易》也。”^①这就道出了扬雄的《太玄》与《京氏易》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在焦循之前很久，南宋大学者朱熹就说过：“扬雄也是学焦延寿推卦气。”还说：“今人说焦延寿卦气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学它。”分明指出扬雄仿卦气而作《太玄》。朱熹还认为扬雄本质上取老庄之说，但他也利用卦气，说：“《太玄》说只是老庄。康节（邵雍）深取之者，以其书亦挨傍阴阳消长来说道理。”（以上均引自《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故亦指出《太玄》之仿《易》，实际上只是仿效卦气说。

扬雄的宇宙观念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本来是盖天说者，后来他与另一学者持浑天说的桓谭进行了“浑盖之争”。二人争论的结果是扬雄放弃了盖天说，接受了桓谭的浑天说。《隋书·天文志》说：“汉末扬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即扬雄提出了

^① 见《焦氏丛书》中雕菰楼易学三书之《易图略》。